



立拜契書

「茲因自幼根基不穩 故叩拜契 聖恩宮
天女七星娘娘 駕前投契拜為契子祈求根基穩固長命百歲 凡
逢千秋聖誕自當敬備大禮壽金香燭素果到駕前敬謝神恩 至長
大成人再備鮮花素果壽金香燭酬謝神恩以報答庇佑之恩」

正森共目鏡囡佇桌頂，對皮包仔內底提一張黃紙出來，倚近日睇前斟酌看。伊的眼光無離開彼張紙，頭tshām越嘛毋越，開喙講：「最近阿義仔暗時足歹睏，抱咧搖規哺久才小可仔睏去，囡落去睏床就連鞭醒起來，定定愛抱起來搖，咱日時是欲按怎上班？我有去聖恩宮問看覓，個講看咱阿義仔欲予七娘媽做契囡無？」

淑英欲笑若毋笑講：「你敢有信遮的？無定著阿義仔是人咧艱苦毋才會歹睏。」「我煞毋知？伊也無發燒，也無落屎，tshuā去予醫生看，會當看出啥碗糕？」正森有淡薄仔無歡喜講：「你會記得前擺林太太咧講，伊感覺阿義仔怪怪，驚咱毋信，恬恬仔提阿義仔的衫褲去恩主公遐收驚，轉來了後，阿義仔真正就無代誌矣！」這陣換淑英無歡喜：「隨在你啦，欲拜契囡你就去拜，毋過你袂使共阿義仔tshuā去廟裡！」

「我若死去，恁毋通共我提去燒！」毋知按怎，正森這時陣去想著這句話。

阿母往生彼時陣，二姊普通時就有咧唸佛，伊講欲辦佛教式的喪禮，閣共阿母火化了後，揣一個較四序的所在來囡。正森駛車恰三兄四界看，公家的骨塔予人感覺誠陰鳩，想講阿母躡佇遮一定足無伴；去一位誠有名的佛教山頭，個予人的印象就是無身分地位的，毋免來遮探聽。後來，揣甲對別的縣市去，遐有一間廣善寺，邊仔就設一個骨塔，逐日有師父咧廟裡誦經，逐家想講阿母一定會較恰意！

「恁共阿母提去燒，敢知影伊會疼無？」佇逐家講欲共阿母火化的時陣，大兄足受氣講彼句話。其他阿兄阿姊是攏贊成，正森上細漢，普通時伊就無啥物意見，毋過繼落來放生的代誌，伊講的一寡仔話煞予人袂歡喜。

正森載阿兄恰阿姊去聖天寺，二姊佇遐定一寡動物欲放生，彼の所在誠清幽，聽講較早是師父家己的地，伊出家了後，就共規粒山攏提來起廟寺。二姊佇車內，講起若共動物放生，功德著會當迴向予阿母，去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正森一面駛車，一面講：「我捌看過一篇文章，內底講共鳥仔、魚仔掠掠來，攏佇一位放放去，遐毋是個原來生活的所在，定定就會死去。猶閣，有人買就有人賣，咱欲買就有人去掠來賣，按呢敢毋是鼓勵人去掠愈

濟？」正森講到遮，才發覺車內恬tsiuh-tsiuh，無人應話，對鏡看過，二姊是誠有修養的人，嘛是無啥歡喜。

佇放生儀式猶未開始進前，寺裡先有誦經的法會，正森綴佇上後壁，頭前師父唸啥物是聽無，師父若跪落來拜，伊就綴咧跪落來拜，頭瞞佇塗跂看袂著頭前，師父peh起來嘛毋知，只好頭擡一下、擡一下偷看，才袂一直跪佇塗跂。法會了後，就佇寺廟頭前的湖裡放生，師父對規排的箱仔誦經，逐家信眾鬥相共拍開箱仔，共內底的魚仔、鰻仔、龜鱉……倒入去湖裡，遮的生物一落去水，撇幾下就無看著矣……，這個時陣，正森發現對面有一隻排仔佇遐拋(pha)網仔。

正森佇台北食頭路，過年轉去南部，歇暈了欲轉來台北，阿母the佇椅條講：「恁猶未轉去，我就開始咧心悶矣！」正森嘛無啥確定講：「阮看覓當時有閒才閣轉來！」過無三個月，二姊敲電話來講，阿母tsín人佇病院。正森共公司請假坐飛機轉去，直接到病院，阿母目調金金袂講話，看著正森來矣，干焦tìm一下仔頭。二姊講阿母舊年底做身體檢查，看著肝頂懸的彼粒瘤，本來閣細細粒仔爾爾，毋知幾月日仔就變甲足大粒……。

暗時，正森暈佇病院，看著阿母身軀插幾若枝管，目調kheh-kheh毋知有暈去無？伊輕輕仔共阿母拍尻脊骹予痰suh出來，發覺阿母目調擘開，掠伊金金看，正森心肝頭艱苦擋袂牢，倚來阿母的耳空邊講：「阮厝已經看好，拍算欲買矣。」阿母輕輕仔tìm一下頭。正森繼落講：「淑英後個月就欲生矣，這胎(the)檢查講是查埔的。」阿母閣輕輕tìm一下頭，目調就kheh-kheh。

過一禮拜，正森拜五暗就來病院，阿母的目調就無閣擘金。隔工，淑英佻個阿母坐飛機來，阿母嘛看袂著淑英彼圈(khian)大腹肚。淑英講，佇飛機頂個看伊的腹肚遐大粒，講後擺袂使閣坐飛機，若一定欲坐，著愛簽同意書，出啥物代誌個無欲負責。正森的丈姆佇阿母的枕頭下跂固一个紅包，也無講著話，坐一下仔就緊轉去。

過兩禮拜，彼工拜五，正森人拄好佇中壠拜訪客戶，拍算下晡共車駛轉去園，才閣去坐飛機。二姊敲電話來講：「你趕緊轉來！」「是按怎？」「轉來才講，轉來厝裡。」正森決定莫閣轉去台北，直接駛車來南部，伊佇車裡想東想西，毋知阿母這陣人按怎？彼件代誌敢會閣發生？欲暗仔，伊佇休息站買一寡物件食，想講是愛買素的抑是臊的，結果是選臊的，正森咧想，無定著阿母是好矣欲出院。

轉來到厝天已經暗矣，猶未入門就聽著有人咧吼。大廳的物件擺搬走，阿母倒佇中央，目調kheh-kheh佻正森佇病院看著的全款。二姊點三枝香予伊：「共阿母拜拜！」正森跪佇阿母的身軀邊，目屎才開始流落來，喙唸講：「哪會按呢，哪會按呢……。」

正森佻大姊攏相虎，阿母欲入殮的時陣，著愛閃開，正森出來外口，坐佇椅條，家己咧想阿母的身軀，是按怎予人囹入去棺材內底……。一站仔，有人來叫欲拜拜，伊入去大廳，已經無看著阿母。二姊予伊一包手尾錢，講著愛收予伊好，阿母會共你保庇！這個時陣，正森才知影心肝疼欲吼……。

阿母毋是出山去山頂，車直接駛去廣善寺，邊仔就有設一个火化場，遐有幾枝煙筒箍咧衝(tshing)白煙。正森佻親情圍佇邊仔，送阿母最後一段路，看棺材予人sak入去火爐仔內。遐的人叫逐家先轉去，共身軀洗洗咧，換一軀衫褲，過幾點鐘了後才閣來祛骨，共骨焮送去寶塔安位。後來，祛骨的人講阿母的骨頭小可仔紅紅，彼就是藥仔食傷久的關係，二姊講，按呢嘛好，阿母毋免閣佇世間受苦。

正森敲電話轉去共公司請假，叫淑英毋免轉來，佇厝裡顧阿惠仔。後來大兄有一擺講著這件代誌：「那有人講大腹肚就袂使拜，店仔遐金泉個新婦，伊大腹肚嘛是綴咧跪，綴咧拜！」阿母入塔過一禮拜，阿義仔就出世矣。正森定定共阿義仔講，無一定你就是阿媽轉世來的，阿媽共我飼大漢，我這馬飼你是算咧報答呢！過年轉去南部，初一攞會去廣善寺拜拜，共阿母塔位的門拍開，予逐家看一下仔阿母，阿義仔閣會共阿公、阿伯講伊是阿媽變的。

「無定著彼陣共阿義仔號名無去算一下，淑英仔，你看這張『十二生相名字禁忌』，阿義仔相牛，頂懸寫講『義』這字母好！」「你想欲去予人算一擺，共阿義仔改名無？」

彼年的歇熱，三兄敲電話來講大嫂走矣，正森聽著驚一越，干焦會當講一句：「伊猶閣遐少年……？」其他的啥物攞講袂出來！彼陣，淑英佇個後頭厝做月內，阿惠仔出世才半个月，猶咧食奶，正森叫淑英莫轉去。正森恰三兄做伙駛車轉去南部，阿嫂的棺柴停佇大廳裡，頭前圍一張烏白手畫的像，彼應該是大兄揀一張相片去予人照咧畫的。大兄講阿嫂腹肚遐毋知生啥物，嘛毋甘開錢去予人看，等甲咧疼的時陣就袂赴矣……。

出山彼工，準備好欲起行，正森的阿爸提一枝掃帚頭，對棺材擗落去，邊仔有人喝講：「擗一下就好，擗一下就好，伊嘛是誠有孝。」阿爸共掃帚頭圍落下跤，坐佇邊仔看棺材出去，阿母人無爽快，攞the佇二樓的椅條無落來。行上山頭，遐的墓墳早就挖好矣，佇欲落葬的時陣，師公喝講：「相虎的迴避！相虎的迴避！」正森知影家已愛走較遠咧，袂使看著棺材！伊坐佇墓仔埔，看著一塊一塊的墓牌，想起阿嫂較早的代誌，目屎就liàn落來。

大兄娶某彼時陣，厝裡其他的阿兄阿姊毋是佇外口讀冊，就是咧食頭路，彼年正森才國校仔六年。阿嫂誠gâu作稿，逐工恰阿爸、大兄去田裡做工課，中晝、下晡轉來愛閣煮飯。禮拜日、歇寒歇熱的時陣，正森有當時仔著愛綴去鬥做，伊看阿嫂咧做工課，閣袂輪查埔人呢！

阿嫂做月內的時陣，正森就有一寡仔麻油雞湯恰雞頭、雞跤通好食；若大人攞去作稿，正森嘛著愛鬥顧因仔。阿嫂欲生彼工拄好是肉粽節，倩產婆來厝裡接生，彼工閣落大雨，下晡正森the佇椅條暈去，等到精神起來，聽講因仔已經生落來矣！大兄個翁仔某有當時仔會冤家，阿母有當時仔嘛會嫌阿嫂做代誌袂liú-liah。正森高中考牢就去都市讀冊，大學讀了、做兵、食頭路、娶某生仔攞無佇厝，才了解講無佇身軀邊的逐項攞好，逐工做伙的煞啥物都予人嫌著。

正森會記得結婚彼工，大兄袂曉淋酒，予人灌甲愛食醒酒藥仔。隔天，嘛是猶醉佇眠床頂peh袂起來，阿嫂透早就起來煮早起，看正森起來，攢一面桶水，內底圍一條面布，欲予正森仔洗面，閣予伊一个紅包。

「啊！敢會是彼粒痣？」正森喝一聲，予淑英驚一大越：「發生啥物代誌啦？」正森閣對皮包仔提出一張黃紙，細細張仔，tu去予淑英。淑英看頂懸畫兩個人的面，下跤兩字較大字寫「男」、「女」，其他足濟細字著愛斟酌看才看有。正森親像發現啥物全款：「我今仔日經過車頭，看著這張『面相面痣圖』，阿義仔左并目調下跤彼粒痣，遮是寫『凶』，你有看著無？」淑英目調圓輾輾看正森問講：「你欲tshuā阿義仔去點痣？」

佇大學二年的歇熱，正森無轉去厝。學校的先生接一个土地調查案，正森恰個班裡的同窗，逐個攞手提地圖，規工日時佇市區內底窆來窆去，暗時才去暎佇旅社。有一工，想著講去二姊遐看看咧，才踏入門，二姊就喝講：「你是走去佗位，逐家攞揣無你？阿公往生幾若工矣，若閣無轉去，tshām出山你都袂赴！」正森緊共工課交予同窗的，趕轉去厝裡。

阿公的棺材停佇大廳裡，頭前圍一張烏白的像，這張像足早就掛佇大廳，正森會記得阿公敢若毋捌翕過像，這張是倩人畫的。阿公是綴阿祖嫁來遮的，聽阿爸講彼陣阿祖嘛無愛予阿公娶阿媽，佇阿媽生阿爸的時陣阿媽就死去矣，正森聽著遮的較早的代誌，攏毋敢想欲去問予伊詳細，驚講若問起，逐家想著會閣艱苦。

阿公較早嘛是誠gâu，作穡、掠魚仔、種果子……，逐項攏會曉。有一擺，風颳走了，正森綴阿公去溪仔邊，佇路糊糜仔潦來潦去，揣水窟仔撈魚，掠著足濟魚仔轉來。彼擺了後，毋知按怎，阿公有一站仔攏袂當閣出門，等到正森較大漢矣，才知影原來阿公是tshuah斷腦筋。

後來，阿公會當慢慢仔行去店仔俗人開講，若廟口咧做戲，就會對衫內底提一个塑膠袋仔出來，閣對塑膠袋仔內底，提一張十箍的錢予正森仔去廟口買糖仔食。佇正森出去讀冊，歇睏轉來，阿公已經袂行矣，規工the佇椅條。閣後來，正森轉來，看著阿公就定定愛倒佇眠床頂，哼一下、哼一下……，結石痛甲擋袂牢，阿母倩醫生來共伊通一下，過無佬久就閣疼起來，阿公遐濟歲矣閣身體無好，想欲開刀嘛無法度。

阿公干焦阿爸一个後生，若聽著外口有人遠遠就咧吼，吼講：「我無阿兄！」遐是姑婆仔，若是吼講：「我無阿公！」毋是大姊就是二姊。個嫁出去的查某困，著愛佇庄仔頭落車，那行那吼，來到門口，才閣跪咧爬入來。出山的前一工，阿爸佇門口埋用庫錢疊一个圓箍仔，欲予阿公去還債，燒的時陣閣愛逐家牽索仔圍起來。正森提一塊起來看，頂懸寫講：

「照得奉財陽居 等虔備
 庫錢 拾萬兩充足硃印封全
 一心奉于 一位
 正魂收領陰司開封享用 他魂不得
 紊爭 如有不遵 定依 究罪施行
 決不輕放 右仰小鬼 知悉」

伊誠好奇，佇彼的所在，敢有影愛用錢買物件？敢誠實有鬼會來搶錢？正森想著彼擺「遊地府」的代誌。

正森細漢定定佇附近庄仔頭四界走，有一擺，經過一間廟，伊毋捌來過。正森想講入去看覓，一踏入廟門，就感受著誠陰鳩的氣氛，內底奉祀啥物無去注意，干焦看著佇兩并壁頂畫十殿閻羅王，逐个面腔攏足歹，下跤閣畫小鬼仔共人浸佇血池、絞做肉醬、用籠床炊、用刀鋸……。伊愈看愈起雞母皮，想欲莫看，煞行袂開跤……，雄雄出力走出來，外口大日頭，嘛猶閣感覺足寒！後擺佇遐經過，看嘛毋敢對內底看一下。伊捌聽過呂柳仙唱的「十殿閻君」，若唱著頭殿閻羅王是秦廣，二殿閻羅王是楚江……，正森感覺親像廟裡遐的悽慘場面，攏閣走出來矣。

正森綴咧行上山頂，天氣誠翕熱，今仔日應該是好日子，山頂足濟人。墓壙早就挖好矣，師公佇墓壙邊躉，那行那唸，突然間，大聲喝講：「相虎的迴避！相虎的迴避！」正森佻幾个人走去較遠的所在。等正森轉來的時陣，阿公的棺材已經予塗掩一半去矣，想著阿公最後的一面無見著，tshām棺材落塗嘛無佇邊仔，這幾工me-me的心肝頭一下仔散開，放聲大哭！

「咱欲入厝，無共阿母拜拜講一下，伊毋知會揣袂著咱無？」正森喙覓覓唸，淑英聽無清楚伊咧講啥物。彼時陣，厝買好矣，聽人講著愛百日過了後才會使搬厝，若無阿母轉來會揣無人。正森是佇百日過了才搬厝，毋過無共阿母講搬去佗位，阿母若欲轉來看咱嘛毋知位？

正森講：「這擺歇熱，tshuā囡仔轉去看阿爸，才閣去寺裡阿母遐，共伊講咱這馬蹠佇佗位！」淑英聽著伊按呢講，無足了解伊的意思，嘛應講：「好啊，咱歇熱tshuā囡仔轉去看阿爸佻阿母！」

創 作 理 念

傳統風俗是對誠久以前，一代一代傳落來，演變來的；一个人生活佇社會，就是生活佇遮的規矩內底，愛綴咧做也是毋愛綴咧做，敢有可能會當選擇？

若一个人天生自然的感情，予一寡仔風俗限制，袂當展現較合人性的做法，甚至是殘酷無情的對待，這個人敢猶閣慧慧仔綴咧做，予家己的感情一擺一擺受傷害，無欲勇敢反省？

陳昆龍

貓頭鷹圖書館職員

